

幽燕半月刊週年紀念

徵求長期讀者一千戶

本刊出版以來，承各界讀者，踴躍定閱，銷數日增，茲值本刊週年紀念之期，為優待愛讀本刊諸君起見，特照原價八折，徵求長期讀者一千戶，其辦法如下：

- 一，凡自第三卷第一期起，訂閱本刊全年者，一律照定價六折計算，郵費在內。
- 二，凡自第三卷第一期起，訂閱本刊半年者，一律按定價八折計算，郵費在內。
- 三，一次介紹長期訂閱滿十戶者，贈閱本刊半年。
- 四，一次介紹長期訂閱滿五戶者，贈閱本刊全年。
- 五，優待期自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一日起至八月三十一日止，過期恕不通融。
- 六，定閱地點，保定振興里十四號本社，郵票十足通用。

廣告價目表

| 面 積 分 | 地 位 | 封皮前內面 | | | 後封面 | | | 刊內 | | |
|-------------|--------|--------|--------|------------------|--------|--------|------------------|--------|--------|------------------|
| | | 全 頁 | 半 頁 | 四 分 之 一 | 全 頁 | 半 頁 | 四 分 之 一 | 全 頁 | 半 頁 | 四 分 之 一 |
| | | 五元 | 二元五角 | 一元二角 | 三元 | 一元五角 | 八角 | 二元 | 一元 | 五角 |

以上價目，以每期計算，不折不扣，刊費預付。
 ○連登多期，為優待起見，按八折計算。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接洽地點，保定振興里十四號本社。

河北民聲日報

為保定唯一敏捷之新聞紙

消息靈通 新聞準確

定價每月洋二角

零售每張洋一分

時事述評

通車問題

長 征

通車問題，是有些人要誓死反對的。這些人的愛國熱忱很可佩服，然而謀國不全靠「誓死」，還要多方考量，有方法，有步驟。九一八後，我們都大喊「誓死收復失地」，然而效果何在呢？假如我們最初即多注意於未失去的國土，與收復失地不相偏廢，或者國事不如現在之糟吧！通車問題，承認與否，各有利害，權衡輕重，我們認為在某種條件之下是可以承認的。

通車問題就表面看，似乎簡單。北寧路被日本佔領了榆關以北的一段，放在傀儡名下。以後，北寧車輛由北平通到榆關為止。關外並非不通行，偽奉山路（即北寧路被日佔領之一段）照樣行車，旅客經過榆關時，轉一次車而已。所謂通車，即要北寧車輛直通關外，同時，關外車輛直駛關內，中間免掉轉車的手續。就旅客說，誠然是便當的。

考查通車問題的內容，却牽涉國際關係，中日外交，國內政治種種方面。先就國際關係說，一九三一年日本武力佔領我東三省，原違反國聯盟約的，國聯應加以制裁，我國赴訴國聯。國聯感自身力量不足，不能制裁日本，乃有

不承認日本製造的傀儡滿洲國之決議。該決議案規定，凡屬國聯會員國家，不但不應公開承認偽滿洲國，而且不應與偽滿洲國有什麼交際，足以証明默認該偽國之存在。直待南美小國薩爾瓦多出醜以前，各國無違反此決議案的。日本所以要求通車，其重要意思就是想借此向各國宣傳，中國已隱有承認偽國的意思。中國被日本強奪去了東北四省，在國聯為原告。那裏有審判官判定被告違法，原告却暗下寬恕被告的道理呢！中國絕不會承認偽國，更絲毫沒有這種意思，為避免日人在國際造謠，不能答應通車，日人提出的通車要求，遂擱置很久。

本年五月十六日，國聯中國問題顧問委員會，決定通郵三項原則，在否認偽組織下行之，通車自可援例。從此日本無從借口去宣傳。通車問題在國際上之困難方得解除。

就中日外交說，日本要求通車，中國原不一定要答應，但是日本締結塘沽協定，以為係對我讓步，要求我方開報。日本既有此種心理，不達目的，豈肯善罷甘休。說日僞就興兵入關，到也未必。但是日僞操縱下之漢奸，已深入各地。日僞供給金錢槍械，密令四處暴動，擾亂治安，很有可能。天津兩次便衣隊作亂之禍是大家所知道的。假

如各地一齊發動，如何收拾？不承認日本通車的要求，華北治安便十分難以維持。竟有唱高調的人說，寧可放棄平津，不能答應日本通車的要求。但是負責任的山東政府，當然不能如此着想。

通車問題還有在內政上之意義。通車原是外交問題，但是外交問題往往轉變為內政問題。通車是外交上不得已的辦法，求其不屈辱，不其喪失權利而已，本不是光榮的事。一切反動份子，眼秀中央剿匪勝利，政治效力漸顯明，恐怕將求真正統一，政治清明，失了混水摸魚的機會。於是張大其辭，到處煽惑，暗中互相勾結。幸中央態度光明，主張堅定，計劃周密，因此反動派少有借口。通車問題至今幸未引起國內政治上的大波瀾。

通車就要實行了。有北寧路局長殷同與日方會商通車技術問題並負責實行之責。聞已定由中國旅行社及日本國際觀光局合組中日旅行社承辦通車。一切在不妨害不承認偽國的原則下進行，當然嚴密預防偽國勢力向關內伸張。

然而偽國鈔票已發現於天津日本租界，偽國勢力將隨通車而向關內伸張，乃防不勝防。譬如偽國公務員在關外登車，到關內公然掛証章下車，可否當作漢奸加以拘押？如說可，為什麼上車合「法」，而下車不合「法」？如說不可，豈不是漢奸些可招搖過市！還說什麼懲罰呢！

實行通車雖然緩和華北目前的危急，必然增加將來的困難。同胞們！預備着堅強的體格與意志去與苦難週旋吧！

韓復榘態度光明

長征

韓復榘氏出身行伍，在舊西北軍中，曾做過師長以上的軍官。十八年馮玉祥叛變，在河南大敗。韓氏孤身投順，當蒙 蔣委員長識拔，委以軍職，使他收拾馮系散兵，並兼河南省政府主席。不久轉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十九年馮閻之變，晉軍奪取濟南，韓氏退守魯東。一面擁護中央，一面與石友三取聯絡，互相掩護，其後石部叛軍，多為韓氏所編。

馮閻亂平後，韓氏雄心勃勃，利用廣洲非常會議之時機，逐走劉珍年，統治山東全省於韓氏一人之下。以後國難赤禍相逼而來，兩廣又與中央為難，中央疲於奔命。韓氏因利乘便，努力練兵修政，不但軍政兩項，大權在握，其勢力且及於青島，連山東黨部，亦在其掌握中，韓氏又時時發表言論，所見不盡與中央一致。此已往韓氏為政於魯之大概情形也。

自張學良氏歸國就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後，張氏表示絕對擁護中央，舊東北軍變為中央的軍隊。華北局面煥然一新。蔣委員長艱苦卓絕，與國救民的精神，已為全國所了解。韓氏是聰明人，當然見到這些事實，和國家統一的必要。本月韓氏南下，在贛京謁 蔣委員長及汪院長，回來後，益堅其救國愛民之熱忱！

韓氏於六月十七日回濟南，與記者談：

「此行往返十六日，謁林主席在院長蔣委員長張副司令等，並晤各友好，參觀政治建設。感覺蔣完全為國家民族努力，遇事公開，殊可欽佩。開清匪後，對全國政治，有具體大改進。張努力指揮剿匪，與前判若兩人。韓匪清，政事舉，建設一新，足代表新的中國。鄂豫人多進步，各地咸有團結向上氣象，多可借鏡，國家前途有望。蔣汪等對軍政表示滿意，此皆大度包容原諒之詞。余自覺治魯無成績，益愧。惟自問居心，努力作好，良心尚安。惟責任太大。深願專負軍或政一種責任。曾向蔣面陳，未蒙准允，只有努力作去。」（以上據十八日大公報專電。同日申報專電有，「尤使人對國家前途有希望者，即蔣努力精誠團結，復興國家。」餘意義全相同。）

韓氏態度如此光明，真令我們欽敬。韓氏是說到就做的。人物。盼望他擁護中央，抵禦外侮，安撫民衆，永不為反動政客一類人所惑。

韓氏曾謁蔣委員長時，曾將魯省四年來施政實況，繕摺呈報。其中有許多特點，有（一）任命縣長，經過檢定，先授三等縣。成績良好，再調充一二等縣。（二）縣政府佐治人員除經過訓練者外，一律經民政廳考試後任用。（三）區治除少數例外一律擬定取消。（四）設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將鄒平荷澤兩縣改定為實驗縣。（五）吸食毒品重犯者，販運毒品者及種烟者槍決。（六）財政收

支相符。（七）建築汽車道六千餘里，縣道鎮道各二萬餘里。（八）教育經費增加一兩倍，小學學生數，由四十萬增至一百二十萬。以上種種，皆是他省很少做到的。呈文三千餘字，據事敷陳，毫無堆砌。蔣委員長看了很高興，當指令嘉許。

中國歷年來內政之一大弊，就是不能達到真正統一。省行政首領，往往視一省地盤為個人私產，各自為政，此種離心的傾向，積至近年，猶未能盡改，大亂之源，即在於此。今韓氏毅然一掃從前之積習，以至大公的態度，擁護中央，為舉國倡，此就韓氏個人而言，有獨到之眼光與見解；就國內政治趨勢而言，則一般行政首領，已漸感團結一致之需要，中央與地方，皆在勵精圖治，真正統一之完成，已為期不遠，民族復興，可翹足以待。故吾人觀於韓氏之光明態度，發生無窮之感慰！

軍縮失敗後的國際政局

甲 華

帝國主義者為了挽救垂危的生命，阻止將響的喪鐘努力在崩潰的波濤中求解脫，除了加緊軍備競爭企圖再演二次世界大戰的屠殺，同時他們的御用學者和代言人們，想了方法，宣傳和平，且是事實的深刻化尖銳化，早撕開了和平的假面。這好像中國的赤匪一樣，在垂危的釜底，雖作了最後的掙扎，但是因了客觀環境的必然性，終歸由倉皇驚慌根領而壽終正寢。一個月的世界情況，充分的

給與我們理論的證明。

裁軍會議終於在帝國主義軍備競爭之下開幕，但是會議第二日，便揭起英法衝突的浪瀾，英外長西門首先對法攻擊痛詆將裁軍會議改為安全會議的不當，於是惹起法外長巴都對英政府主張之駁擊，作了痛快淋漓的報覆。這是很顯明的，法國爲了維持凡爾賽條約之尊嚴，用了全副的精神力抑止德國的復興；英國爲了挽救裁軍的危局，不得不和德法聲中迎德國重返國聯，這同時是英國對歐陸的一貫政策。帝國主義者們！誰個又樂意在忍氣吞聲中，滅削自己的勢力呢。

因了開幕第二次議席上之不幸，各向來的欺騙面目國的破產，不得不出而調解，作爲裁軍最後難關的渡過。但是事實上，決不是那樣的容易，終於因了矛盾的光銳化裁軍總委會於六月十二日下午五時宣佈無期延會（日內瓦十二日路透電）。軍縮會議主席韓德森呢，除了呼籲時局的嚴重，希望各國注意外，別無有效的方法了。

軍縮會議的失敗，是必然的，即是帝國主義者自身都很明白，在日內瓦一面。開着軍縮會議，同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檢閱海軍，據紐約三十一日路透電：「美國歷史所空前未有之海軍集合大會，即將結束，今晨軍艦九十八艘，由海上駛回，向赫貞河上溯，經過羅總統所乘之「印第安那波立斯號」巡艦，準備今日午後由總司令羅總統舉行大檢閱，……今年操演之預定，爲巴拿馬運河之防守，一切

動作，悉如戰事。又同日合衆社電謂：……此次海軍核閱或可得到更多之國民同情，擴張海軍計劃，或更易實行云。」

同時向來號稱雲海上英吉利見利幾日來費盡力氣對於裁軍會議的挽救，已經於十二日宣告失敗，於是在十四日發表擴充空軍計劃，據路透社宣佈該約內容。

聞此次計劃，擬增多空軍五十支隊，換言之，即在一二年期間增多飛機六百架，並添設飛行場百二十處，及大批航空人數（大公報六月十四日）

不寧惟是，帝國主義者們，同時遠東風雲，日益濃厚，據世界日報六月十四日南京通訊：「日俄積極備戰，雙方形勢嚴重，俄沿西伯利亞鐵道集中兵力十四萬，飛機三四百架，坦克車三百餘輛，鐵甲車二十列，日蘇集中六師團兵力於黑河一帶；」

裁軍會議失敗的歐洲，那更顯示出了兩條光明大陸，一個是義國首相墨索里尼與德總理希特勒的十四五兩日的會晤，一個是法國蘇俄的接近，及法勢力支配下的小協約國承認蘇聯，這是很顯明的，希特勒自登台以後，狂呼強硬外交，以至國際地位，陷入了孤立地步，同時受到法國勢力的嚴重壓迫，在國社黨的反蘇俄綱領下，只有去聯合義大利，才能夠打開目前孤立的難關，義在法義衝突的尖銳化的下面，所以有了這人的會晤，同時法蘭西，感覺到敵勢的威迫，蘇俄感覺到遠東風雲的吃緊，德國反蘇運

動的日益抬頭，所以有法蘇接近的趨勢。

這些情形，眼示給我們，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期愈加迫切，怎樣去應付這個危機呢，這是擺在當前的問題，青年們：願你們能夠把這個問題牢記在腦海裏：

論 著

日俄戰爭與中國復興

轉載

東亞大勢！各國關係！日俄形勢！中國地位！鞏固中心，自治自立！爭存復興！

現在全世界有兩種力量為侵略中國而爭逐於東亞：一即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為口號，欲求利益均沾之均勢主義，一即以門羅主義或世界革命為口號，欲求利益獨占之獨霸主義。前者以英美為代表，以其具有優越的經濟勢力，故欲於均勢之機會中求經濟之實質的獨霸，至少永遠維持現有的優勢。後者以日俄為代表，以其在東亞方面具有優越的軍事力量或政治侵略之可能性，故急圖利用一切機會隨時遂行其軍事與政治的侵略，達到鯨吞中國之目的。刻下兩種力量，正在縱橫捭闔劇急鬭爭之中，自四國各個之關係而言，固皆有嚴重的衝突，然就兩種力量之搏擊之大勢而論，則均勢主義之英美正利於獨霸主義之日俄互

這裏還要重覆說一句：「安內攘外」在對外上面，你們要牢記着那南方還有成羣的擾亂紅軍，北部也有陰謀活動的共黨。

六，二三，的深夜，

相格鬪以採取機動的旁觀。所謂機動之旁觀者，即不助俄攻日，亦不助日攻俄，欲藉俄制日，亦欲日防俄。同時更不許日俄任何一方之全勝，但求一相持不下的局面之延長，而使兩國同趨於疲弱。此東西整個局勢之大略也。

至各國之利害關係及將來演變之趨勢，亦可作如下之論斷：日本向持之國策有二：一曰北守南進之海洋政策，一曰南守北進之大陸政策。雖其最終目的，皆在於獨霸亞東，然以進展之方面與步驟之不同，在國際間之利害關係亦異：簡言之，如北守南進，則必與英美發生正面之衝突，南守北進，必與蘇俄發生不可避免之強烈鬥爭。同時蘇俄至亞洲之傳統的國策，亦有東進與南進兩種。如東出滿蒙朝鮮，必與日本作戰，亦為英美所不能坐視；若南出新疆西藏，或印度緬甸，英國勢必死爭！依現在情勢而觀：日俄兩國雖各自併行其兩種傳統的國策，但因日本之佔領東北，進逼俄蒙，蘇俄亦不得不盡力經營遠東，於是日俄關係乃成東亞局勢之核心，世界大戰之伏線。雖張弛無時

，但勢在必戰，然目前除非有特殊意外之事件，則又不致爆發，蓋蘇俄在外交方面雖已準備妥貼，而軍事上畢竟準備不足，反之，日本在軍事方面雖已準備充足，而外交上又深感孤立也。吾人深信蘇俄之軍事準備何日完成必立即先行進攻日本；而日本必於一九三七年蘇俄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以前，儘力完成其外交上之準備以進攻蘇俄，彼此準備之遲速，誠劃人類歷史階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之一種最重大的競賽，日俄之關係及兩國之前途，即可於此偉大的競賽中決之。

至英國對於日本，除非日本南進而與彼發生正面之直接衝突，（在經濟方面此種衝突已達某種程度）或中國臻於強盛，足以阻止蘇俄東進；彼必不肯放棄其在東亞方面以日防俄之傳統的國策，即決不致開罪於日本。蓋俄國如採積極之南進政策，英國固必引日本為援，即俄專力東進，避免與英國之正面衝突，英國亦不能許其出東三省與朝鮮，仍須利用日本。

美國與日本之衝突，在種種之情勢上固有必然性，但即算與日本開戰，亦必不能在日俄戰爭爆發之前；且美俄在立國精神，即國家本質上既與蘇俄相反，對於蘇俄之世界的野心尤為恐懼，故美國之不能幫助，甚至不能容許蘇俄出太平洋，其利害情勢與英國完全相同。

於此有應補充說明者，即前面所提日本不致與俄國開戰即欠外交準備，具體言之，即對中國之外交準備未完成

，雖然彼一旦與俄開戰，不難用實力強佔華北及沿海各省而壓迫中國在事實上隨日本共同與蘇俄為敵。若如此做法，姑無論今日強迫中國政府未必盡如日本人所想像之容易；即中國政府被強迫，亦始終不能達到強迫中國共同作戰之目的。蓋今日之中國問題，與英美有不可分之關係，彼要能達前項目的，不僅須能強迫中國，尤須能連帶強迫英美也，日本強迫中國在軍事力量上固不成問題，如謂其亦有強迫英美能使共同對俄作戰之力量，誰敢置信？此中困難，日本人固深知之，所以對於強迫中國共同對俄作戰之利害得失，或可能性之大小未能遽爾打算明白，而在未打算明白以前決不敢率爾對俄作戰也。

吾人由各國相互間利害情勢之分析，可以認識中國今日所處環環之險惡，舉目全球，無一與國，環顧四境，盡是敵人，同時國內未能統一，國家尚未建設，目前在實力上誠不足以禦侮爭存。雖然，於各個帝國主義者因利害衝突而勾心鬪角之中，與整個局勢演變之關鍵，特別是日本對俄作戰一切須取決於對中國之外交一點上，吾人可以認識中國現在所處地位之緊要，與外交運用之儘有可能。故不論中國已處或將陷於任何險惡之環境，其存亡成敗之機，完全在乎自己能否自強自立！如能自強自立，一面準備實力，一面運用外交，必可轉危難為安固，由衰弱而強盛。即最後只餘一省一道，亦可以完成復興之大業。文王以百里而王，少康以一旅而興，吾人惟患不圖自強自立，不

患失地不能收回，國家不能復興也。

近日中外輿論界有一種不正確之議論，以為現在中國內部雖已有日趨安定之勢，而邊疆正日形崩離析，國家大勢，迄無轉機。此種論調，實有意無意為帝國主義者張目，以打擊我國國民精神而阻撓我民族復興運動之開展，不可以不有以糾正，更積極的喚起一般國民認識國家危機所在與民族復興之道，堅定自信，努力自強，須知以今日中國所處時代環境之險惡，保全邊疆，本非易事，而來日大難，未艾方興。我革命黨凡事要講實在，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業，尤其是國家大事，絕對無任何表面形式可講，完全為一實際力量之問題，應從此着眼決定百年大計。吾人既實力不夠，便應認清環境，窮人作窮人之打算。不可以為邊疆被佔，或呈離析之狀，即認為國已不國而喪失復興之勇氣，或因邊疆離析而為種種保存體面之徒勞，無益的努力。須知國家的體面固不可不爭，但爭體面必有實力，故不可不先打算實力，然後爭體面也。試觀自日本佔我東北四省以後，所有國聯盟約，華府條約，非戰公約皆已撕毀無餘；亦即英美諸國之體面掃地以盡。何以強大如英美明明為日本所侮而不敢奮起與日本周旋，以爭其國家固有之體面耶？非不能也，亦從實力與實際利害打算而已。且邊疆之被佔或離析甚至大部領土之喪失，亦為各國所常見，尤以各國每當革命時期，幾無不為列強所乘，而領土被佔或外藩離析。如法如俄如土莫不如此，各該國之革命黨

因一時實力不及，只好放棄，實為不得不採之斷然的革命策略。如俄國在一九二一年以前，在列強環攻圍鎖之下放棄西北利亞，波羅地海沿岸及南俄與中亞細亞諸地，然不過數年即能全部收復者，乃因彼邦革命根據地及革命政府能始終鞏固，革命的中心力量能日益充實之故。吾人觀俄國之前例，可知國家之能否復興并不在失地之多少，但看革命中心力量之能否充實與革命根據地之能否鞏固。簡言之，即在乎復興基礎之能否奠定。如此革命基礎能堅穩確立固定不搖，則任何失地皆可隨時收復。蓋領土為人侵佔在未經簽字以前，無論經過幾何之長時間，始終為一種非法的軍事占領。只須主權者實力足夠，當然隨時可以取回。正如鄉間孤兒寡婦之田地一時為土豪劣紳所侵佔，一旦孤兒長大成人，當然隨即可以取回也。故吾人絕對不可因邊疆之被佔或離析而帶阻民族復興之氣，應自信不論吾人僅存如何狹小之領土，亦儘可自強復興！此認識與信心應使普遍於全國同胞尤其是一般青年國民。且依今日之國際環境而言，國家之大難方興未艾，在吾人實力未充備以前，不知敵人將占我幾多領土，凡我國民此時應即沉着準備，不必畏懼！只須吾人能使革命之中心力量能充實，革命之根據地能鞏固，一切失地皆可隨時收回！在此國際風雲劇急變化之中，我國家未有不能乘機復興之理！「般憂敢聖，多難興邦」，危可轉安，強從弱始！吾人但須認清自己之環境地位，實力，以知己知彼之智慧作自強不息之努

力，少則五年，多則十年，必能完成復興之偉業也。

轉載總會政治報告

碧波女士遺作

碧波女士，是本刊的一位忠實讀者。她在本刊投稿很多。她的思想很深刻，文字很老到，好像在深沈莫定時人海裏，經過了幾番磨折，很知道一些人世甜酸苦樂的滋味一般。當我接到她第一篇稿子時候，單看着幾行有肉而帶勁的字體，不會夢想她是一個女子，而且照習氣看來，他至少是一個三十歲以上的人。後來，李琢章先生告訴我：碧波是一位女士，我便很覺得驚異，我問：那末，她有多大年紀？他說：才二十歲，我更是嘆服。二十歲的女子，有這樣思想和筆鋒，我真少見。自此以後，她常在本刊投稿，我們即繼續不斷的讀到她的著作，雖然，我沒有仔細打聽她的身世和處境，然而我却時時為她担心，口裏雖不會說出，心裏實深恐她不能久於人世，因為她的文字，裏，夾着一種陰氣，悲風慘慘，讀之令人毛骨悚然！血和淚，成了她的家常便飯，她好像不說到這些，或者一天不哭，是生活不下去的，這固然她有她孤獨的環境，她有她別具的會心，不可強同，可是見微知巨，碧波女士的不壽，早已隱現於字裏行間了。果然不幸而言中，惡耗傳來，她於今年五月一日逝世了！凡是知道她名字的人，誰不同聲一悼呢！從表面看來，她的死是由於產後生病，其實何嘗是這樣，她的病早在結婚時已留下了種子，她滿心只想升學，而她翁姑，却不是這樣想法，她無以完成其求知的慾望，乃終日在愁苦海中過活，不把愛惜身體當一回事，後來雖然得翁姑的同意，允許她入學校，但是又有生產孩子的顧慮，一個人有多少血！能受幾多摧折！就因為這些問題，制了她的死命！我——編者於碧波女士羅志以死也，不勝其哀悼！嗚呼！才人不壽，自古已然！讀其遺稿，尤覺憤懷！特誌數語，以留紀念！

編者

心波

雪花呵！我願你飛入我的心宮，使他變做冰冷。

世上沒有薄臉皮的人。凡能在世上活到老的，都是沒有臉的人，而且現在也不需要薄臉皮的人了！想活着就得把臉丟開。

我輾轉在床上，眼睛閉着，心倒開着，慢慢的湧出了心情的浪花。

不同的階級怎會知道不同階級的人們的內部都包含着什麼！！

在無聊的時候，於你最有益的，莫過於你獨自的跑到蒼蒼的樹林裏，或者是軟軟的草地上，散散步，吸些新鮮空氣，然後回來坐到屋裏，展開書本，再拿一枝筆，一個抄本，思念你自己，回想你自己，作自己，寫自己。

我願孟浪把我深深的埋葬，也不願在平靜的柔波裏蕩漾！

爲了別人把自己買掉，只有第一次。

作羞恥的事，只有第一次覺得是羞恥！

現代的人有一種共同的填不滿的坑，便是慾望之坑。

不要看着我柔順吧！咬破了的弄爛了的果實核的果實核的硬度，是永遠不會消滅的！

哈！哈！我明白了！沒有真的繩和鎖，自投迷津的靈魂兒倒正是多的很呢！

最痛苦的，莫過於在最不幸的時候，裝出笑臉來給人看，或說出了極樂觀的話給人聽！

世界上最好的東西是「錢！」最壞的也是「錢！」

小孩子是專喝大人的血的動物！

今天結算自己的賬，總算起來是個「窮！」心窮！腦力窮，精神窮，力窮，知識窮……

「窮」是好的，它可以鼓勵我們，使我們，奮鬥！

世界上最乾淨的是「人」，最髒的也是「人！」

你討厭我，我覺得你更可厭而且可憐！

你擺架子，我的架子更大——僅僅對於你，

人們都睡去了，睡去了，怎奈心思如波！腦兒裏又恰似穿襖！失眠人怕的是星兒們私語和私語切切的銀河，更其是隔岸的牽牛織女撲簌簌的淚波！

冷風仍不住的叫，殘葉兒也在簌簌的鬧，一聲聲鬧的我心碎了！心碎了！一鈎殘月正當我心來照！

中國衰弱的一大原因，是喝血的人太多，造血的人太少。

日本之所以要侵略中國，是爲的血，因爲血是維持生命的東西，他們要求生存，便不能不在衰弱的國家裏，吸取維持他們生命的東西——血！

常聽人說：「某某把他的女兒賣了，兒子賣了！……」一聽到這種話語就好像是那做父母的真的一些不心痛的把孩子賣了一樣，唉！你試想想看那一個做父母的能捨的和他們的骨肉分離！你與其說是他們的父母把他們賣了，還不如說「社會把他們賣了，「錢」把他們賣了：「要求生活」把他們賣了，來的確當呢！否則你就說沒有能力維持生活

！
便不要結婚，就結婚也不要生孩子，免得做父母的擔罪名！

愛自己的是自己的親人，害自己的也是自己的親人！

受人的陷害只有第一次是老老實實的服從，第二次在逃不脫時只是軟軟的滑溜過去。

到利用人時就利用人，到自己被別人利用時也得許身不許心的叫別人利用一會兒。

人的投生在世間，又如一顆沙粒投之於茫茫的大海中，水面上起了輕微的波紋，由此岸，達到彼岸。

最使人心戰慄的起動的，就是當那沒有言語的窮乏之神到來的時候！

只有自己可靠，有時自己也不可靠。

夢想着幸福的人們呀！當你們正夢想的時候，幸福就從這夢想的時間裏，輕輕的溜走了，及至你從夢中醒了來，心頭才慢慢的覺得作痛。

用甜言蜜語來欺騙人的人，他自己也必定是被騙中的一個

用眼淚換來的同情，就像遊絲一樣的飄泊不定，而且也不能長久，即便他滿口應允怎樣的同情你，然而這種同情是可恥的，卑下的！並且從這裏他會發見你更多的弱點，來用一種手段欺侮你，使你嘴笑心裏却痛的哭！

霧朝

霧的波濤呀！

一個迷迷濛濛朦朧的宇宙！

我全身心浸在霧的旋渦裏沸騰了，

讓霧更加上一團團波濤。

樹梢的碎冰……

那不是我的血液？

啊：陽光射處

我身上的血液奏出了沙喇喇的幽音

同那微風細流相合。

朦朧中充出了晨鶻婉轉的戀歌！

啊！大自然的美妙！

我依然浸身在霧的旋渦，

讓霧捲起了濤波，

和着我迷濛的淒苦的心波！

最後的一封信

——寄給她的朋友漫波——

漫波：

我的生活不好！我不能說，說也無益，也許是我自己找
的？惟有正喝着苦水的人才知道苦水是苦的，無論怎樣
嘆苦，沒喝過的人或不喝的人是不會相信的，所以我悶

着吧！

今年我沒有給毓風（是她的同學）去信她說我生活不好，這也是真的，我心是永遠不會樂的，我所不樂的原因，就是去年郭家沒有允許我升學，今年又談的結果，說不是不讓我升學，願遲二三年才升學，所以我又難過了！遲到什麼時候呢：我等的要死，為這件事情，整天哭泣。因為常常哭泣，所以時常得病，這病和病況我父母一點都不知道，也許他們有時看出一點，我自己也不願告訴他們說，怕使他們難過！常常不高興，每夜哭泣，只有郭家人知道，病他們也知道，也找人治，但那有什麼益處？心不痛快病怎會好？今年正月錦章在家時見我每天哭泣，問為什麼哭，我難過的說不出來，後來她知道我是為得升學哭泣，給郭家父母說，結果叫我先升學，但我性急，一想到這得別人同意的情形，便傷心起來，波！今年能不能升學還是一個問題，「因為小孩子」。

波：為的這個事，我真難過，幹上幹不上是問題呢！小孩子出世後，郭家叫否立時哄出去又是一件難解決的問題，因為郭家缺少孩子，出世日子不多，不願給別人哄着——怕孩子受屈——如果像這樣一來，升學的機會恐怕完全錯過去了，又必須到明年，郭家所以這樣，注意小孩子是因從前家理人少，沒有男孩子，時受同族的逼害：這種情形我都知道的，郭家幼時曾經被欺壓，罵不是郭家孩子——郭家父親失父最早，家裏沒人，至錦

其友郭女士錦章慕其為人，介紹於其弟錦海，錦海少碧波四歲，郭父母初不甚同意，錦章力挽於中，於終波十九歲之初秋，結褵爲郭家媳焉。二十歲畢業於省立第三女師，是年卽掌教於縣立女子高級小學。

散文

忍痛的別離

黃誠

「今生未必重相見，
遙計他生，
誰信他生，
飄香纏綿一種情！
當時留戀誠何濟！
知有飄零，
畢竟飄零，
便是飄零也感卿！」

——采桑子——

我愛的朋友，我是這般的捨不得離開你，而不得不離開你了！
誰不知道你已佔據了我的整個心靈！誰不知道我們已結了難離的情感！而環境的壓迫，事實的強人，爲了革命的前途，豈容我們再長此因循流戀！我愛的朋友，我，竟

錦海年幼活潑，兩人愛情頗篤，年餘，結胚胎，其心情漸失常態，時患病。今春三月七日小產一女兒，臥病月餘於五月一與世長辭矣！病中並未告知其慈母及弟妹，卽讀書在外之錦海錦章，亦無所聞，嗚呼慘矣！

六月二十日於保定

只得匆匆離開你了！

前天的暢遊，你不是問我爲什麼那般默默嗎？當時我真沒有勇氣向你說明，其實我也更無勇氣決定。現在我認爲再也不能苟且偷安了，維納絲只是磨人勇氣的惡魔！我不敢再和你去告別，省得重墜愛河深處！別了，你不會怨我心腸如鐵吧！

仍是舊時天氣，仍是舊日衣裳，去年纔見，今年又別，心田深處的印痕啊，你可曾記得？

XX學聯會裏，那大概是第一次大會吧。我那時在簽名桌旁站着，一個較幼的女校代表，很敏捷的簽了名，不知爲什麼，這個名子却深深嵌入我的腦海，從此我就永遠忘不了你！你那短小窈窕的身材，溫存而莊嚴的面孔，額前伏着的短髮，嘴邊流露着的笑渦……一切全使我感到你的可愛！——朋友，饒恕我！這話我到今天纔敢說；少爺小姐的戀愛，纔以美爲條件，我們的愛基礎在革命上啊

！可是你的「真美」，又怎能埋沒了呢？

開會了，我更進一步認識了你，你的言詞博得那麼多的掌聲與贊美！你的精神是那樣勇敢與雄壯！你的認識是那樣清楚與深刻！偌大人羣，我只覺你能革命，你配革命！我曾重你，敬仰你！

以後我們常常見面，討論許多問題：我還是只尊重你，敬仰你，不敢忘想到愛你！而「愛」竟究是不可捉摸的東西啊，在我們幾經憂患之中，忽然使我愛慕起你來！

那是怎樣可紀念的一夜啊，雪後寒風，吹得刺人肌骨，冰沙雪粒吹到臉上，好像刀劍一樣。那大概是龍江失陷的前後吧，××學聯會爲×將軍募款，假着數錢爲名，秘密開會，雖然軍警滿佈在底下，而我們用着暗號照舊討論事情。我還記得說×將軍就暗指軍警，銅子指羣衆，鈔票指代表，郵局指黨部……散會後雖然不晚，但是電車洋車全沒有了；我們正好是同路，輕輕說着種種問題。忽然戒嚴的兵士，攔住我們去路，他問到我們的關係，你指我說：「是我的哥哥！」我聽了，心是怎樣跳躍阿！雖然知道這是騙人；而你這樣的親近稱呼，怎會不使受寵若驚阿！

又是一個冬晨，你約好我在××學聯會的胡同口上相見；那時人們還在甜睡，很寂靜的只我兩人，你忽然輕輕拉起我的手來。是怎樣溫柔的一握阿！我滿腔的話，竟吐不出一個字來；半天，我纔說：「冷啊！」

「怕冷」？你說：「熱血呢？」

以後我竟私自愛慕起你來了，聽人提到你的名字，心就要跳，任何事也不能做，書不能讀。

春天到了，草長鶯飛，河冰早泮，我心裏的愛苗也隨着春光滋長了。

從此我就被愛束縛了，勇氣的消長，全隨你的喜怒轉移；一天不見你，就恍然若失，學校裏的功課，也不能安心誦讀；心目中的憧憬，一天一天的積糊。而我也敢向你明白表示，看着你若即若離的態度，只暗地裏增了無數的淚痕與長嘆！

我雖也努力去擺脫，而束縛得這般有力，結果反更感到絕大的苦痛與難堪！

真的，我要墮落了！

那真是恐怖的一天，軍警佈滿了街上，人們全傳說有反動分子被捕了。當時我完全不知道，模糊的走到××學聯會。門開了，現出一個兇狠的軍警：「找誰？」

幸而當時我還清醒，趕快改了口吻：

「這是李宅嗎？」

「不的！」他兇暴的回答，重聲的門關上了。

我立即逃走，回來纔知被捕的就是我們同作愛國工作的同志。我是怎樣憤愧阿，一些勇敢的戰士，全被捕了，而我們還是這樣悠閒虛度，有甚麼面目見人？……以

往的抱負雄心，盡付流水了嗎？

我慚愧，我羞忿，要努力解去這愛的束縛向惡勢力進攻！

甜蜜的往事，讓它去吧，好夢不常，我不再依依留戀，現在我真的要走了，天涯地角，我自己也不知何所適從！『從此飄萍十年後，可能重對舊梨渦？』我愛的朋友，我是這般捨不得離開你，而不得不離開你了！

我們一年的相聚，你給我的紀念，只有一本書籍一張像片，這就是永久伴我生命的物件了。

我愛的朋友，別了，也許在那鮮紅燦爛的前途上，能有再見的一天！

淚痕在紙，就這樣離別了吧！

荒蕪了的勝蹟

郁英

渴仰已久的荆軻山，終於因為機緣巧合，被我們展謁了。

早上，我們擠出了喧呼叫囂被勞苦同胞擾攘的西門市集，而踏上了我們的途程。在我所見過的郊外風景，總是村莊阡陌，山水花樹，構造法千遍一律，若不是心腦中印着地名的影象，將不知己身之在何處。抱着這種機械觀念，走出了易縣的西門，頓時得覺別有天地，涼爽的清風，豪直的撲面吹來，頭髮和衣襟，都拖在後面，極輕快的把塵思和熱汗，斬釘截鐵的化歸烏有。北面層層重重的峰巒

羅列着，極顯明的露出黛翠的螺旋。姿勢太勁峭了，顏色太深重而鮮明了。我相信：就是在絕早的晨霞籠罩之下，薄薄的朝霧，也蒙不住這骨格奇秀的山巒。距城二里以內的地帶，都是很厚的沙灘——易水支流乾涸了的遺跡——這裏不大容易走，一步一陷，我們的鞋子裏，充滿了沙礫，可是並不覺着討厭，因為那是極潔淨的，麥子大部成熟了，飄動的波紋，織成了大自然的錦花毯子，是遮飾塵土飛揚大地的一層輕鬆柔霧。荆軻塔聳立在西面，我們不識途徑，只是極興奮的向着那高大的目標前進。

靜極了，這偉大的郊野！遠處刈麥的農夫，只能隱隱約約看出點點的蠕動。雖然是夏天，而野風吹送過來，尚覺有些微的涼意，同時慨然感覺豪氣逼人，於是我們引吭高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音波被風吹得片片斷斷，直送入雲霄。我們拍手高呼，頹廢的精神，至此一振！

或者是因為一種心理作用，感覺這裏郊野的結構，確乎與他處不同，村莊幾處，疎疎落落，一片麥田，渺遠無垠；深鬱的楊樹，數十處叢叢的聚立着。形勢的輻輳，色彩的協和，直呈現了悲歌慷慨的遺徵。

沿途無數的野花野草，却和旁處一樣的不曾經過保護，只是自己活着。它們沒有牡丹的富麗，桃李的媚態，寒菊的孤高，松柏的雄壯，但是不要忘了，它們確是不飾粉墨，可鄰的天真流露者啊！

荆軻山離我們稍近一點了，我們更興奮的向前奔跑，穿過荆軻村，一直到山麓。因為路途生疏，沒有找着山徑，只得爬着躍着，上了無數層的小丘，而達於頂顛。

呵！這裏荒寂極了！楊樹高聳在嵯峨的亂石中間，蔓草縱橫滋長約四五尺來長，一片慘綠，望去更覺到怕人。古剎很悽悲的坐在那裏，門垣都缺殘不完整了。這時我們毛髮悚然，撐着膽了，披拂蒙茸，蹣跚着走進去。

正殿頹舊了，本來它的壽命也不算很短了——清道光二十七年重修的——從那偉大的礎石上，看出初建時的莊嚴宏壯。正中三位泥塑，是荆軻，田光，高漸離的形像。我抬頭瞻仰我們古俠士的丰姿，他們豪爽的神采射來，令人肅然起敬，於是我合掌掬誠默念——

「是天演的成例，

抑人爲的競爭；

滿腔熱血

滴遍了秦庭，

這悲壯的犧牲！

而今呵！

時代輾轉，

山河變更，

悲歌慷慨地，

只爭得豪氣縱橫！

易水迢迢，

白楊蕭蕭，

荒山古剎啊！

淒然引人憑弔。

但，雷越天空雲已散，

我們之淚啊！

慎勿虛拋！」

一時涼風颼颼的刮起，空山的樹木，隨着刷刷的響，除了眼前的一片慘綠外，真將認爲時序將秋了！

外面的碑碣，潦倒不堪，鐫刻的字畫，都要平了，處處顯出它的飽經風霜的一種沉鬱氣概。

再折向西走，荆軻塔離我們咫尺了。魁偉，陰森，令人不敢逼視。但它究竟有多高呢？一層兩層三層……十三層。四週荆榛擁擠着牠，維護着牠，這也許是荆軻塔應有的托襯？

這塔沒有攀登的階級，我們勉力爬上了第二層，欲窺其頂顛而不可得。稍疲乏了，於是小坐憩息。塔壁上有江庸等名流的題句，爲這座荒山增色不少。

風特別來的起勁，大概因爲是在山之顛，塔之上的緣故。就好比嚴冬朔風一般的急，就好比蕭颯秋風一般的肅殺，雖然不冷，可是刮過來是嗆人的，於是生出一種細碎的空洞的飄渺的無涯的不可捉摸的感慨和惆悵，這也許是大抽象了，不過我實在不能有十分確切的描述。

山間的軸烟起了，騰騰的悄悄的與彩雲拼合了，我只能感到微噓，我只能感到微噓。同時縱目矚遠，深深想到天地之遼闊！

陡然一陣大風襲過來，我的手帕，被送上青雲，飄飄飄……忽高忽低，忽遠忽近，一時風定了，手帕已杳如黃鶴，我們面色變異，相視大笑，山靈山魅也發出笑音，幾殿泥塑也露出笑容（不是真笑，乃是譏笑）我們驚恐，「稟

詩選

零碎

冰曉

(一)

月姐兒無私的光呵，
照得人們的影子都是「一樣」的濃，
但是呵，

你何時纔照着那「享受一樣」的人生！

(二)

我時常的怕呢，
我會有時模糊的死去，——
因為社會付給
我的使命尙未完成。

(三)

把握着時光的影子，

乎其不可留也。」

時間悄悄的走過許多，斜陽光輝有意無意的給這荒山古刹淡淡的抹些金黃，灰色的雲漸漸的向下來了，將要壓在塔頂，我們的幾位俠士，危坐在那裏。啊！荒蕪已經埋葬了山刹，不知可能掩息這不朽人豪的靈魂？

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一分一秒都不要輕輕放過，

因為在不知不覺中，

你會走向墳墓裏去！

——多玩一夜的月光，

正是少了一天的生命。

(四)

起來吧，

生活在困苦中的人們，因為

你時時有着生命的危險！

(五)

在黑暗中過活的人們，

都是戈壁裏的枯草，

誰不需要美露的滋潤？！

(六)

春天給了人們以快樂，同時
也帶來了人們的悲哀。

(七)

苦惱不會給你快樂，但
快樂常給你以苦惱。

(八)

一切的往事，
在當時你只覺得平淡，但
在你的回憶中，
你便領略了人生的真滋味。

(九)

只有多情的人們，
他會感到人間的快樂，同時
也只有他們，纔會覺到人間的悲哀。

(十)

狂風呵，
你是撥雲見天的勇士，同時
你也是濁污人世的暴徒。

(十一)

緊握着呵，
時代的潮流，
因為地心對你失了吸力。
你時時可以被拋在軌道的圈外！

(十二)

少了一分的留戀，
免了十分的悲哀。

(十三)

舊時代的催命喪鐘已響了，
聽，晨鷄已在報曉，
朋友，怎的你還睡！

一九三四，四，八。脫稿於故都白塔寺下。

荒 涼

美國 英文短詩
選靜雨譯

一間破房子斜靠在樹上，

如同老人扶着拐杖：

晚風穿過古老的門廊

如同深谷的吼嚮。

❖

❖

❖

❖

天包藏在飛奔的深雲裏，

如同穿起了莊嚴的灰色大衣：

星光閃耀不止，

如同塔燈之光芒四溢。

❖

❖

❖

❖

無聲的沈入黑暗，

一聲獵犬的咆哮，叫穿了夜間：

像許多老的鬼魂跳出了墳墓，

月亮殘白的光，微透過騰霧。

隨筆

草鞋隨筆

佛克

承編輯先生的誠意的催促，我是不能再用懶散二字推脫，然而時間上却又真難容許我精細地寫些大文章，所以只好把舊日的這個「草鞋隨筆」里的幾節，重新再抄改一遍，交卷吧。好壞我是不能顧及的。在本刊二卷六七期合刊上的這題目的一開頭，我就說過，「並不要他如何美麗，如何受人讚賞」的。我是心里有話就想說出來的——那是一種痛快。」

希望

無須跑到甚麼人羣特別衆多的熱鬧場所，就隨便站到巷口或門前，總不缺少許多使人沒法排解的故令一個所謂好管閑事的我別扭老半天。

其中最引得自己別扭工夫最大的，是有一天看見了一個失去兩腿的癱子帶領着一個瞎了眼睛的中年婦人，到處去乞討。在街上叫半天爺爺奶奶，過路人是不肯投下一文的，雖然他嘴裏可以抽着一支什麼牌子的香煙。他們叫喊半天，沒用，只好由癱子看路，瞎子走路，去人家門口要一些剩吃。可是我看他們出入了幾個大門，都是空手出來的。

我注視着他們，他們沒有一絲失望，沒有一絲怨恨，

好像知道這是必然的。他們沒有說一句話，拐了個灣，去另一胡同里了。

我呆立在那里，我的心又想向四下跑去，都像被什麼東西包圍着！

因為看到這種情形，便想起了些什麼——大家聚在一起，許多閑話之間，常常說到人爲什麼活着？誰能答覆這最高哲理的問題呢？你說爲了這個，他說爲了那個，把大家的議論歸納起來，可是被「希望」二字就包括完了。

人生活着是爲了他心中的「希望」。

這種說法，頗像有幾分道理在。因爲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現象，都是人們爲了他的心目中的希望而努力着的，不管希望是好是壞，是對是不對。

可是像我們方才說過的那種人，人世間正佔有不少數目，我不敢相信有什麼屬於希望的東西在他們心裏，甚至連他們時時在渴望看的食物，也不敢先存一個希望的。那麼他們為什麼還貪戀着活呢？

再說，固然「希望」這東西，許多方面會給人以許多鼓勵和快樂，但也有時，正因其有希望，才會有失望的苦痛呢。那瞎子和癱子，因為沒有「希望」，所以他們是不會以為沒有要到銅板或剩吃，就大失所望。

回來再說到自己。自己是一個具有一點知識的小資產階級的人。自己也有許多希望，許多夢想，我想成功一個偉人，以復興我國民族為己任；我想成功一個菩薩，救人間苦難，雖則一個人在全空間和時間上是那麼渺小，但我仍然要繼續不斷的幹！硬幹！快幹！

至少也應在渺小的範圍內要完成自己的渺小。

一九三三之末日

醫生大人

一個朋友放了暑假，由北平過保定回了家不久，就給了我一個突然的噩耗，說他回家，正遇着鄭桂林的匪部到了他們村里，除了他家受了災害之外，他還挨了一槍。

只知道這一點消息，至于何處挨的槍，以至性命有無危險則不得而知，因此我總放心不下。

後來，又隔兩日，他來保定了，受槍處是左腳，已不能行路。到保定後，便立刻送他住醫院。因為創口還流血

呢。

想起在醫院的當時的情景，我有些不相信那是救人苦難的地方。像衙門，像法庭。

洋車在醫院大門口停下，我下來就去「問事房」一位修養得極其紅潤肥胖的老者。

「幹嗎，這時不治病，得下午——」

「不是方才打電話來說住醫院嗎？」這是我沒等他說完就答的話。

「那，得掛特別號，大洋一元！」

說話時極其儼然，一字一眼地，等我拿出大洋一元交他敲過，寫好了收據，另叫一小孩引導我們入內。我那朋友被特許坐車進去我走着。

過了一塊草地，再轉一灣，便到病室的樓房跟前。

在樓前等候半天，好容易由那鐵紗的門子裏邊，閃出一位穿有白外衣的紳士來，那是醫生大人。

「誰有病？」

我說：「我的這位朋友。」

「好，來！」

我知道是命令我了，我就跟了進去。拐彎摸角，好容易到了一間屋子裏，門口有牌子，寫着「外科公事房」。他問病者的姓名籍貫年齡職業，以及什麼病，住那等病室。我就一一回覆了。

辦清這裏，他叫我去另一間屋子裏交費。

讀者園地

交費那間屋子更小，裏面有一小黑桌，桌前坐前一先生，看我進去，哼都不哼，縣太爺的派頭子。我看他很面善，想半天，想記起是前些年在本地中學讀書時，時常到這裏來看病，現在的這位，好像是那時的賣牌子的人。可是他那神氣使我不敢招呼。我想這傢伙一定是由賣牌子的升到管賬了。

「這病人叫××嗎？」他看了一看方才那位醫生寫的那張片子，開始說話了，眼都不抬一下，像問官司。

殘恨猶存——劇本

王新民

時代——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寇佔據三省時。

劇中人物

劉志忠——年三十餘歲，曾受過高小教育，遼甯人

吳氏——年二十二歲，志忠的妻，曾受過小學教育，時髦女子

張氏——年五十餘歲，志忠的母親，忠誠婦人

劉秀貞——年二十歲，曾受過高小教育，志忠妹，時髦女子

劉志碩——年二十餘歲，志忠弟，曾受過中學教育，時髦學生，義勇軍的領袖。

王三——年三十餘歲，志忠家的男僕。

我就哼了一聲。

「他是個學——生嗎，受了槍——傷，左腳？」說話的聲音一半是北平口音，極慢極長，像唱戲的道白，我立在一旁裝傻，半天哼他一句。實話，現在我一面生了氣，一面還就心外面的病人着急呢。最後交了大洋二十元，手續定結，我也被審明白，還有寫保証書，簽名，又歇了很久。

才用軟床把朋友抬進三等手術室。

日軍官——年二十餘歲，武裝整齊

佈景

係一半耕半讀中等人家的客廳，四壁懸有些字畫，門窗都掛有花布帘子，客廳中間，放着桌椅方燈，茶壺茶盃等陳列整齊，中央懸掛長方鏡，開幕的時候，志忠坐在桌子一傍，面帶愁容，自言自語的說道：

志忠：唉！我們東省人不知作了些什麼孽，自從日本人入境以後，不是殺人，便是放火！甚至欺壓婦女，民不聊生，像這樣萬惡的日寇，真是令我們老百姓們，沒有了生路！唉！真是愁煞人！

王三：（倉促走上）啊呀！主人：不好了；可壞了！三四十名日本人，背着大槍，上着刺刀，直奔咱們的村莊來

志忠：（驚慌失色）唉呀！這可如何是好？快請老太太！

王三：（向內大聲叫）少爺有請老太太！

張氏：（面代愁紋）你這沒用的奴才，可有什麼了不得的事
情？這樣的大驚小怪。

王三：少爺有要事請老太太呢。

張氏：兒啦！可有什麼要事快說吧！

志忠：（帶悲的聲音）告稟母親，現在有三四十個日兵，直
奔咱們村莊而來！他們不講道理，不是搶掠財物，就
是放火，不是殺人，就是強姦！論起財物來，咱們倒
沒什麼值錢的東西，即便有在這樣的時代，也是不足
惜的，不過是我的妹妹和少媳，她們都是青年婦女，
若是被日兵看見了，恐怕免不了受他們的侮辱！不如
趕早把她們叫出來，大家想個妥善的辦法，母親看怎
樣好？

張氏：可以，這樣倒是很好。王三：快請你少太太和小姐

王三：（向內急叫）請少太太和小姐。

吳氏：（同小姐齊上）王三：甚麼事？（問的倒很和藹）

王三：稟告少太太，老太太和少爺請，（二人同見太太）

秀貞：媽媽！哥哥！把我們叫來有何吩咐？

張氏：孩子們啦，唉！難道說你們還不曉得嗎？日本兵在
咱們遼寧省後，是姦淫搶掠無所不爲的，！現在有日

兵三四十名，奔向咱們村裏來了！你們趕快想法，躲
避躲避吧！

日兵：（臉上戴着兇惡的情形，以槍柄敲志忠家的門，大
聲急喊！）開門！快開門！

志忠：不好了日兵到了門口，你們快快躲藏！（秀貞與吳
氏急躡在床下，日兵把門砸開，就一擁而進，東照西
望，翻箱倒篋，有價值的東西，都帶在身旁，末後在
牀下，見到秀貞和吳氏伸手拉出）。

日軍官：好！你們爲什麼藏在這牀下哩？（秀貞與吳氏，
只怕的好像木偶一般，一句話也不敢說，惟有戰戰兢兢
發抖）·你們是願死還是願活呢？（以兇暴的態度
嚇她們）要是願死哩，就立刻把你們拉出槍斃了完事
，要是想活哩，這個也很好說，只要你們應許我們一
件事就得了，（以白眼注視她們，望她們答覆）·

秀貞：活！我們願活，但……但是不……不知應許你們那
一件事？（嚇的發抖）

日軍官：假裝糊塗的東西，難道你們連那男女的事情都不
懂的嗎，（遂伸手去擁抱秀貞，想和她接吻）·

秀貞：惡的日奴，狼心狗肺，來強行無禮，（大怒之下，
，用平生的氣力，打了日軍官一個嘴巴）·

日軍官：你這不知好歹的女子，（砰然一聲，把秀貞槍斃
倒地）

吳氏見秀貞已死，知道自己也沒有生路，遂碰牆而死。

日官：唉！她們既全都死了！連這老太婆也結果她吧——說畢，掏出手槍，對準張氏的腦袋一槍。

志忠：（衣帽歪斜，滿身泥土，面帶驚慌悲泣的樣子），

唉！我志碩的命運不好了！父親在世，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和同學們一同上課，一同遊戲，是何等的快樂！自從我父去世以後，因為家事沒人照管，我就此廢學。日，家中吃穿勉強足用，不幸中國近幾年來，人心不齊，內亂迭起，只惹的日寇驅兵直入，佔據三省，燒殺劫掠，到處橫行！現在我的高堂慈母，賢妻愛妹，已被賊兵殺死！落得無家可歸，活在世上，還有什麼意味！不如趕早死了的好，（對自己說）

志碩：（從右上）哥哥！堂堂的男子漢大丈夫。殺母之仇沒有報，國家恥辱沒有雪，你為什麼就想死呢？

志忠：（急回頭看）啊！原來是志碩愛弟，我自從母親被殺，家宅被毀以後。老想尋死，方才聽愛弟這一番話，倒有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但不知你有什麼好方法，可能雪恥復仇，救這一方老百姓的不死？

志碩：我也沒什麼很好的法子，以弟的愚笨意見，趕快將咱村強壯青年組織起來！迅速加以軍事訓練，合村中三十餘枝槍，子彈也不很少，雖不及日寇的槍械精巧，但是很能抵抗一氣，我們不求戰勝暴日，只求我們和他們戰死疆場，以盡抗日救國的決心！可惜我國有這樣精神的很少！如果中國四萬萬同胞，都有這樣志

氣，莫說他一個日本，就是有十個八個，也是不敢侵略我國的。

志忠：既是這樣，我們馬上就行。（齊下）

日官：前幾天我們到離這，二十餘里路的村莊去，遇見了兩個美好的女子，全都橫死了！思想起來實在可惜！衆軍士們！（衆應）有。各帶槍枝子彈，再到那村裏走走！（齊下）

志碩：方才有人來報，說前日優亂這村的那些日兵，又要行兇來了！我們趕快，在十字街前集合！想一個抵抗的辦法吧。（鳴鑼集合衆齊上）

志碩：衆位愛國的志士們：前幾天到咱村裏來行兇的那些日兵，聽說又要來了！前次受了他們的燒殺搶掠，因為我們沒有組織，沒有準備，所以也沒有敢抵抗！這次他們再來，我們絕不能給他們干休！上次他們來的時候，是進的北門，此次聽說又是從那個方向來的，我們可以埋伏在北門的左右，帶槍的伏在前面，沒槍的帶着棍棒，伏在後邊，等到日兵進來多半的時候，在前頭的，聽我一吹哨，就一齊放槍。在後邊的，一齊前進，齊聲吶喊助威！我們有三百餘壯漢，賊兵不過三四十名，我們十個人，抵他一個，絕不能叫他們逃脫！你們大家聽明白了沒有？聽明白了。（衆應）既然是聽明白了，就趕快去埋伏！（齊下）

日官：衆位弟兄們：現在離村不遠了，我要給你們一個命

令，大家要記住！中國人是軟弱無能的，今天到了村裏，任憑你們要怎樣，便怎樣！要是有人來抵抗，就立刻槍斃他們！

志碩：（見日兵進門口大半，衆壯士托槍瞄日兵專候吹哨，哨聲一響，五六十枝槍，一齊開放）

日官：（日兵正揚揚得意的往前進，忽聽哨聲一響，槍彈如雨點飛來）不好！快退。

志碩：（站在高處，大聲吶喊）。衆志士們努力前進！（後邊的應聲吶喊，一擁而上，把日兵包圍了，走脫的不過二三個）。諸位聽令，把沒打死的日兵，全都綁上，掘一個深溝，連死的活的，都埋在裏邊！我們的義勇弟兄們。受傷的七個，抬入公所調養，被日兵打死了兩個。暫且成殮安葬！俟後再爲他們開追悼會，發恤金，諸弟兄們，這很辛苦了，請散隊休息。

關於女性

管見

時至今日，女子生活仍爲依賴性質。考其緣故，雖半屬古世遺傳，其另半則祇怪女子自身未肯努力，不趁幼時習得相當技藝。及至長成之日，無所餬口，因而祇得仰給於人。惟其無能。他人對之乃常加壓迫或限制。個人自由與終身幸福，於茲盡失。誠哉可憫。故女子最好能抱定遠大志概，下堅強之決心。力求學得一門職業，免致日後感受種種痛苦。

至女子職業問題，極爲繁雜。若言參政，則在此分崩

離析之中國，決不易即時實現。因爲中國現在，教育不均，國民智識幼稚，女子參政，尙無實際訓練。女子又每以接近男子爲莫大神秘。每重修飾，用顯狐媚。以致男女合作之結果，徒使道德論喪，增加紛擾，於事實絕無補益。所以我認爲女子參政在中國政治未上正軌，道德觀念未能復興以前，定無圓滿結果。并願女子爲保名潔身計，千萬勿在政治紊亂期內，作參政之想望。此外女子職業極多，就中我以爲學醫與研究兒童教育爲最好。因爲（一）中國人口死亡率特高，生者又多病羸弱體，正需要「醫學之發達」來救濟。女子思想縝密周詳，性情溫柔能耐。宜於研究醫學（二）中國貪官污吏之產生與禮義之淪喪，教育不良，實爲根本原因。又而訓導幼嬰，乃國民教育最重要之部份。孟子有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由此可知人性本善，隨物而化於斯爲惡。故欲誘民入善，必乘其幼年本性未改之時。教習禮義使成美格。庶幾乎將來服務社會，不爲外役而喪心昧良也。女子性情溫柔能耐，思想縝密周詳。極適宜考察兒童心理而教導之。

總之，人情不同各有所好。所習之職業當以與其性格最近者爲最宜。

故予可依其個性而學取不同之技業，以謀自身之獨立。但決不可遊手好閑，勿操一蕪。坐待時日之遠逝而歎悔於將來。前車覆，後車鑒我女同胞其各勉旃。

好文藝者。

內容益增充實，歡迎預訂，並請介紹於貴親友之愛

定價：每冊大洋五分

半年五角

全年一元

茲寄上大洋 圓 角正預訂

貴社出版之『幽燕半月刊』 年 份

自第 卷第 期起

至第 卷第 期止

幽 燕 社 台 照

姓 名：

詳細地址：

注 意

·本刊每卷十二期·

·全年兩卷·

中國文化學會保定直屬支會舉行暑期徵文

甲、辦法

- 一、本會為鼓勵中學生努力研究學術並提高讀書興趣起見特發起獎金徵文
- 二、投稿者以河北省公私立中等學校及師範學校在校肄業男女學生為限
- 三、徵文由本會擬定三題任投稿者選擇一題
- 四、徵文字數每篇不得少於二千字
- 五、文體不拘文言白話一體通用
- 六、徵文由本會組織評判委員會評定甲乙錄取第一名一人獎金十元第二名二人每人獎金五元第三名三人每人獎金二元第三名以下一律贈閱幽燕半月刊半年
- 七、徵文期間自本年六月二十五日起至本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來稿務於指定期間內寄到保定蓮池大會
- 八、來稿請一律用直行紅格作文紙書寫
- 九、來稿務繕寫清楚並註明作者姓名年籍及學校年級及通信處
- 十、徵文結果定於徵文期截止後四週內登載北方日報保定河北民聲及幽燕半月刊同時揭曉
- 十一、應徵稿件如有抄襲或曾在其他處發表者一概無效
- 十二、錄取各篇及其他文字較優者依次登幽燕半月刊發表

乙、徵文題目

- 1 外患聲中青年應有之覺悟
- 2 根據三民主義指斥共產主義與國家主義之謬誤
- 3 農村素描(記敘)

本刊啟事

本刊三卷二期稿費業已算明祈投稿諸君親來本社領取其居住外埠者請將通信處示知以便匯奉此致

里華 曼諾
徐寒梅 鳴
誠實 文輝 麗溪

發刊詞

短評二則

| 創刊號 | 目錄 | 作者 |
|-------------|-----|-----|
| 日本狂忘聲切之檢討 | 張子揚 | 張直夫 |
| 中國現在的危機及出路 | 勉之 | 老農 |
| 經濟統制下之山西 | 老農 | 健生 |
| 察哈爾省蒙旗概況 | 健生 | 若愚 |
| 國際關係之橫斷面(上) | 若愚 | 青譯 |
| 日本資本主義怎樣轉變 | 青譯 | 守淵 |
| 她的嫁(小說) | 守淵 | |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一日
社址：張家口馬窩廠公字號
每半年冊一冊四分

徵求 青年作品

歡迎 中學生投二稿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歡迎一切關於文藝政治之文字
- 二、文稿須繕寫清楚并在稿末註明投稿人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三、譯稿須註明所譯書報之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
- 四、來稿經刊用後當酌酬現金或本刊
- 五、來稿揭載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
- 六、來稿請寄保定振興里十四號本社
- 七、來稿本刊編輯人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揭載概不退還欲寄還原稿須預先聲明並附郵票

幽燕半月刊

第三卷 第三期
定價大洋五分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幽燕社

保定振興里十四號

發行者 幽燕社

保定大金線胡同

印刷者 益世印刷局

電話二百七十號

代售處 保定各大書局

保定各學校傳達處

每 期 五 分

定 價 半 年 五 角

全 年 一 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